



# 日常生活的潜伏者

□林森

写作有时是一场长跑，刚出发时候一群人，跑着跑着，不断有人掉队——有人是累趴下了，有人则是保持着奔跑的姿势，一种无聊感顿时上涌，就停下，到路边拿一瓶冷饮喝起来——越往前跑，身边的人越少，我们落单了。

我有一个朋友，十几年前一直疯狂地写诗，他曾为一个女孩子写过两大本厚厚的日记，当年给女孩子写封情书，竟有60多页。大学毕业后很多年里，他的工作是押送着公司的货物送往全国各地，怀里揣着各种表格，租住的房子一年也没住几天。他的诗歌越来越少，在一个老朋友的群里，他一开口就黄腔泛滥，惹得其他人寒毛四起。我们不知道他怎么就从一个写纯情诗歌的人，变成了嘴角挂着黄河的家伙？

另一个朋友，十几年前也写诗，看很多哲学书，被我们一致认为是身边最有思想深度的人。此君后来在一家汽车网站待了多年，后来因为种种俗事，他回到老家，揉着面粉做糕点，往一些小镇茶馆送。而这些年里，他对精神的追溯已经转向，开始健身，把肌肉练得凸起，最爱在群里发一些男女浑身涂得油光暴露肌肉的视频，我们都笑他健身健到变态。关键是我想到他那身肌肉用来揉搓面粉，那个曾思考哲学的脑袋用来构思怎么捏好一块饼，总是有些唏嘘。最近，他不再做糕点了，开始推广县里的农产品，整天想着把地瓜、鸭子等东西卖出去。

还有一个很年轻的诗人朋友，中学时就写出让人惊叹的诗，后来也出了本很好的诗集。他大学毕业后，在深圳和一伙人一起创办了一个自媒体，没多久他就受不了那工作的底线，离开了。几年以后，留下来的其他人都开上了跑车。惟有他，整天穿着一双拖鞋晃荡，他现在的身材高度和宽度基本差不多，背着一个相机去街拍，时不时会在朋友圈发一些貌似很深刻又不知道深刻在哪里的黑白照片。很长时间里，我们也搞不清他做什么营生，可他好像永远不为这些事情头疼，脸上永远乐呵呵。

我是想说，在很多时候，生活跟写作好像永远不属于同一个频段，总是有各种事情，让很多人湮没了。而对于还在继续往前跑的我来说，能够跑多久，谁知道呢？我会不会也跑着跑着就停下脚步，蹲在路边看一朵小花摇动，看一行蚂蚁缓缓行进，然后忘却眼前还有一场漫长的赛事？我是一个热爱日常生活的人，平时在家，最爱待的是厨房，最爱逛的是菜市场，那种热腾腾的生活场景之中，隐藏着生活的秘密。我当然也爱读书、爱写作，爱一个人独处一个小房间，拉上窗帘，一点光线也不让进来。我觉得融入日常生活跟独守精神的洁癖，其实并没有那么错位，但我也知道，这对很多人来讲，是很难的。有些人如鱼得水，难免放弃了很多的坚持；有些还在固守的，碰壁碰得满头包。那些没法处理这两者的，便只能选其中的一个，就像我前面的那三个朋友。我也多次问过自己：如果在日常生活跟精神之间只能选一个，我会选哪个？

两者都不想放弃，便只好寻找这两者尚能共存的理由：所有精神之花，都得诞生在那些琐碎的日常里；所有的诗意、深刻、理想，都萌芽自日常的庸俗、浅薄和势利；所有精神的超拔向上，都是源于生活提供了一个低坐标的基座，如果这样还不能说服自己，还得继续寻找，好吧，就当我是精神世界派遣到日常生活里的一个卧底好了。潜伏久了，我也忘了自己属于哪一边，我不知道在面临抉择之时会不会朝着自己人开一枪，我也不知道会不会潜着潜着就走到了自己反对的对立面，我更不会知道潜到最后我是不是会变成日常与精神的墙头草、两面派。但分清楚这些又有那么重要吗？就像我前面提到的那个朋友，那个开口就爆黄的，写诗写得少了，但还在写，只不过不再愿意发表，也不愿给我们看；那个推广农产品的“哲学家”，仍日在思考着思想和身体的关系问题；而那个穿着拖鞋的诗人、摄影师，也天天吃香喝辣，没那么非此即彼，不然也不会养出那圆滚滚的身躯——他们，其实也在世俗和精神之间走着自己的平衡线。

想写的时候，去写，拼尽所有去写；实在不想写了，丢掉纸笔和电脑，下厨房给自己煮一锅热气腾腾的汤。



林森，《天涯》杂志副主编，中国作协会员，现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与鲁迅文学院联办作家研究生班。作品见《人民文学》《诗刊》《钟山》《中国作家》《山花》《作家》《长江文艺》《作品》《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等。出版有中短篇小说集《小镇》《捧一个冰椰子度过漫长夏日》《海风今岁寒》，长篇小说《关雎雎鸠》《暖若春风》，诗集《海岛的忧郁》《月落星归》。曾获第二届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新人奖、海南文学双年奖等。

■印象

## 我的邻居林森

□朱山坡

2016年冬天，我参加鲁迅文学院与北师大联办的文学创作硕士班入学考试。笔试结束后在北师大的教学楼下第一次见到林森，他从随身携带的行李箱里取出一本自己的书《关雎雎鸠》，并迅速签名送给我。天色已晚，鹅声凄凉。我把书塞进背包匆匆走了。第二天，我乘坐北京往海口的飞机，经停南宁时我下机，这本书被我遗留在飞机上了。后来我不敢对他说起，因为他从海口带北京送我“雅正”的书，又鬼使神差地回到了海口。后来我装作若无其事地向他要了一本。从他的小说中我闻到了熟悉的气息，小镇，风景，炎炎，南方的故事和人物。

对林森的熟悉是从我和他成了“邻居”之后。我们就读的硕士班有20个同学，去北师大上课，住在八里庄的鲁迅文学院。我住207房，林森住206。鸡犬之声相闻，无事也相互叩门。闲聊一些读书心得，或创作计划，或文坛新发生的趣事。到了吃饭时间，他逐一敲门，提醒所有的男生该带上饭卡去食堂了。我们平常一起去挤地铁上课，从十里堡到朝阳门转2号线往积水潭，然后骑共享单车到北师大。上完课又原路返回。这是我们的日常路线图。在地铁上，三五个同学心安理得地谈文学，有时候装模作样地看书。林森走路特别快，目不斜视，神态昂然。这是京城啊，不是你的海口，能谦逊低调走慢一些吗？我说，林森，地铁站里走来走去的不是木头是美女啊，来一趟北京不容易，那么多的美女，你能多看一眼就多看一眼吧。有时候晚上下课回来得晚，林森走路的速度更快了，像跑，因为他要抢在儿子睡觉前跟他视频聊天。儿子上幼儿园了，林森揪心的事情更多了，每天都恨不得飞回海口陪儿子一晚，第二天又飞回来。

看上去林森是一个自信的人。他有理由自信。因为：他的小说写得好；大家都说他长得帅；他是一个出色的厨师。我估计他的自信是与生俱来的。因为他从小就见识了大海。没见过大海不足以谈人生，而林森最有资格说“大海是我的母亲”。我对在海边长大的人怀有古老的“敌意”，因为他们天生就如此幸福，终日与鱼虾为伴，抬头就能看到无边无际的蓝，见多识广，积淀了深厚的生活底蕴，成就了宠辱不惊的品格。他在孤岛上写作，作品以大海为底色，有岛屿的清高，海洋气息扑面而来，独特而迷人。我缺少的正是他的浩瀚和深邃。如果可以选择，我愿意做一个海边的孩子。

作为一个文学青年，林森的履历是完整的。中学时参加过文学社，上街抗议过县教育局的不公决策；大学时办过刊物，跟一群穷学生混迹文学活动，聆听过大师的教诲，在网络文学论坛上经常发帖跟人吵过嘴爆过粗口……一个学水产养殖专业的文学青年，一个文学青年还懂点水产养殖。长发及肩，踌躇满志。开始以诗行走江湖，参加过“青春诗会”，后来以小说纵横驰骋，大学毕业没多久就当上了著名刊物的编辑……最让我刮目相看的是，他第一次高考，考上北方一所大学，因为食堂饭菜不对口味愤然退学，宁愿第二年重新参加高考。这事让我感叹不已，因为“臣妾做不到”。

入冬那么久了，周边都雪上加霜了，北京就是憋住不下雪。我和陈崇正怂恿林森去东北看雪。他坚决不从，十分鄙视：“雪有什么好看的？”作为南方以南的人，除了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值得一看？我想，他还补了一刀：“东北菜又不好吃。”好吧，你跟他谈雪的时候，他跟你谈吃，典型是一个厨子的格局。鲁院食堂的菜略显单调，但林森用老人妈和调料把碗里的饭菜弄得风生水起，吃得满面桃花。他说在家里经常琢磨做菜，能在厨房里待上一整天。“回”字在孔乙己眼里有多少种写法，土豆在林森的手里就有多少种做法。跟一个精致的利嘴主义者谈雪，是对牛弹琴；如果说跟他谈吃，正中下怀，自讨教育。长此以往，总有一天，他会落到“谈笑无鸿儒，往来有庖丁”的下场。我对厨艺向来不感冒，但自从认识林森后，我开始暗地里钻研菜谱，重新审视厨房。

林森也有过狼狈的时候，但他是以感恩的语调向我们讲述的。2007年鲁迅文学院高研班结业后，他还是一个毛头小子，没有工作，京漂大半年后，身无分文，无处安身，情绪沮丧。一日，时为《天涯》主编的李少君来京开会，林森拜见这个老熟人。李少君问，有什么困难吗？林森支吾道，没，就此别过。第二天，林森又叩开李少君的房门，憋了一宿的话终于说了出来：能借我点钱吗？

林森经常由衷地赞美他单位的历任领导，把领导和前辈对他的帮助铭记于心，从没听他说过半句对同事和朋友不满的话，我觉得他很厚道，跟他说话轻松、放心，因而我“为老不尊”，经常跟他说一些无厘头的话，以博得他“莞尔一笑”。

在一起探讨文学的时候，我能从林森身上获得勇气。因为他对未来总是很乐观，坚信“有才华的人谁也挡不住”，“好的作品总会获得追认”，“偏远角落的作家也会有春天”。鲁院的房间虽小，却足以让我们写天下。我们经常足不出户，埋头苦干。到食堂吃饭的时候，林森经常成就感十足地说，我今早又写了800字，计划下午再写800，要把上次飞海南的机票钱赚回来。林森房间的书桌上三台电脑，一台是鲁院配的台式机，另外两个笔记本电脑，微软和苹果，都是先进武器。我常常调侃他：同时启用三台电脑如果还写不出杰作，你就不要怪电脑了。林森说，我还有两个先进的手机，一个苹果系统，一个安卓系统，都可以用来写作。

林森的诗和小说都写得好，评论写得像模像样，口才也甚是了得，让我羡慕不已。他外表阳光，年少老成稳重，有大气象。但读他的小说，我发现他的内心暗藏风暴，波涛汹涌，雄心勃勃。写杰作的人就应该这样。

2018年初，林森又出了一本新书《海风今岁寒》，在中关村几又书店举办分享会，同学们都去捧场了，硬生生地把这次分享会搞成了林森作品研讨会。我们都认为他才华出众，品格优良，他身上有大海的自信和包容，有椰风的自由和飘逸，神态昂然，目不斜视，他前进的步伐会很快。从天涯海角到北京城，如果靠力气，那将是漫漫长途，如果靠才华，一部《海风今岁寒》便能顺利抵达。

其实我想说的是，我多么看好这个邻居。

# 风暴诗学与叙事的命运——青年林森论

□苏明

若以文学身份作出阶段性认定，青年林森是一位诗人大师。他所奉献的作品，带给人某种前知识、前经验、前宗教的直觉，是由于他的出生、生长、生活环境乃是城市化建设较晚的中国海南。通读林森已出版的六部作品《海岛的忧郁》(诗集)、《小镇》(中短篇小说集)、《海风今岁寒》(短篇小说集)、《捧一个冰椰子度过漫长夏日》(短篇小说集)、《暖若春风》(长篇小说)、《关雎雎鸠》(长篇小说)，其间，使我不禁想起西方哲学史的两位集大成意义上的承前启后者。第一位是普罗提诺，第二位是海德格尔。林森在他作品中所呈现的精神格局，类人与海岛的命运、风暴结构、旋持的语言意识，皆深刻地渗透着对未知知识、未成经验、未成宗教前的生命原始丰饶的发掘和建基，流射着混沌状态中普罗提诺的上帝和寂静中海德格尔的存在。也由此，构成了仅仅属于林森的独特知识、海洋经验、个人宗教。

## 被旋持的诗语

在林森尚未写作小说之前，他的主要作品是诗。他的诗写，建基性地为他写作小说提供语音、语义源泉，使诗性言说成为他整个写作的旋持。被旋持，意即有一个深在的他者操控着语言的机密，给林森诗歌以抒情的光驱：叙事。从诗集《海岛的忧郁》中，我们能够获得他的这一写作秘密。或者说，叙事性诗歌为他浩瀚的小说语汇建立内核结构。诗的抒情和诗的叙述允许类同意象扣连在两个方向上作不可察觉的转移，使得诗歌形式与心理结构之间进行往来互通。林森的诗语便在此二者的间隙中展开旋持。其在《雨中找一匹马》《暴雨将至》《在海上》《一具棺材抬过小镇》《天涯》等诗，皆使诗歌结构和创作心理结构缩小为一个持存的谜语：林森的叙事，即是林森的抒情。这种特殊范例成就了他的诗学本质。它不是某种抽象形态，而是我们东方文化中能够寻觅到的历史根基。林森在诗歌写作内驱力伦理方面继承的就是苏轼散文化表达的叙事抒情机制。当我们细读《海岛的忧郁》中大多数诗篇时，诗心敏锐者便可觉悟到闪现在其中的这无穷无尽的神秘联系。

在林森诗中，与古典诗语传承相互生成的乃是具体的作为天文地理的台风诗语。由此，传统人文的抒情与叙事转变为更大尺度的天文

现象和秩序，仿佛语词在深邃蔚蓝海风中无尽闪避，显身着神秘的旋持性。没有哪个人让台风吹起来，必定是哪个神让台风旋持起来。“台风吹着每副石棺/台风吹过每家庭院”(《石棺》)“有些祖先高居庙堂/有些祖先弃弄荒野”(《庙堂》)台风的外部动态成为林森诗语的基本形态。因此，他的诗肉身也是台风的肉身，他的诗歌精神即是通过被旋持的台风来建构：也即对他血肉之身的旋持。他的意象和台风之间的交叠，通过沉默、呐喊和呼吸节奏的联通，而达成为基于语词的标记而非词汇的罗列所创造的诗歌躯体。林森诗所特有的这种标记性叙事，成为他写作小说的结构秘密。他在诗中设置意象与词、他者与事物、风与风的对象，与他在小说中设置人与事、人与物、人与神、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正如那存在于历史时间中的旋持者和存在于地理空间中的旋持者合体共谋出的风暴形式。而构成这种旋持的外在性力量，正是风暴。

## 东方风暴

西方如是说：“我们必须等待降临整个语言”。东方如是说：“我们必须彻底犁耕整个语言”。这便是海洋文明和农耕文明在面对语言的本质差异。

林森的小说作品在内质上与西方海洋作品不同，属于以东方农耕文明为背景、在东方海洋的生存环境下写作而成。他的长篇小说《关雎雎鸠》写的是海南岛内部的老潘和黑手义的家族三代人的悲欢离合，他的长篇小说《暖若春风》是海南岛和台湾岛之间所发生的人的离去与归来的纠缠。在《关雎雎鸠》中，以闹军破、南风云、酬宴会、弄手花、喜盈门的海南民间群体祭祀方式结构全篇，他所要阐述的伦理关系属于东方儒家影响下民间小镇的人伦关系、人神关系，却与斯宾诺莎(无神论)、列维纳斯(有神论)所阐述的西方思想人伦关系、人神关系有微妙相似之处。在《关雎雎鸠》的结尾，争斗了三代的人们最终还是听到了，他们听到：“那声音翻山越海穿透辰光，淹没了所有方向尽头的癫狂，淹没了所有人声喧闹的癫狂，也淹没了所有独自面对无边夜色的癫狂。那声音在南渡江水面上光泽温婉，终于漾上江岸边的小镇，把一切喧嚣带走，把缓缓涌动留下。”东方风暴尽管是窝里斗，但所有的癫狂都要平息，最终归于平静，却把缓涌留下。在林森作品中，海是镜面，观望着

人如海啸的内斗与外损，这是人的性格与海的性格相互砥砺的东方风暴。构成这种情势的内在爆发力是林森一直隐而不发、含而不露的神秘性，这种神秘性的情绪，隐藏于文本的全部结构中。

## 人的命运，海的命运

以海的镜面反射作为人的精神自救，人的性格与海的性格相互砥砺的东方风暴，其内在根由是人的命运和海的命运的相互对峙。林森把人和海置于纷繁复杂的命运变迁中，人的命运是海的命运的投射，海的命运是神的命运的折射。人在神与海之间，构成了天地人神的四重结构。每一重命运是在其他三种命运的交错中展开。这就使得林森在《暖若春风》中设置了“归来——离去——归来”的风暴模式，而非“离去——归来——离去”的流散模式。后者属于鲁迅小说以来的东方大陆浪子精神的命运轨迹。而海南岛作为小说中人的归来地，与台湾岛之间形成离去与归来的双向呼召模式，这是海上风暴的命运特征，也是人的命运与海的命运的互相生成结构。

大部分大陆流散模式的浪子成长小说，其写出来的既非怀旧性的过去的村庄家园，亦非现实性的当下的村庄家园，距离本真的村庄家园隔着谎言和发表，且大多都没有成为对命运的全面书面。书写命运的作品是幽暗的、晦涩的，是在归来与离去中不断折磨、消耗、内噬。人的命运并不由人决定，海的命运也不由海决定。小说作品的本质意义就在于见证命运，抵制命运，和命运角逐，与命运对峙，在角逐中和解栖息，又在和解栖息中生成新的对峙角逐。林森在《暖若春风》中试图揭示的就是命运的这种复杂性，作品中的许飞、小姑、叔公，皆是在各自的命运流转走势中充实地到饱满，这彰显着林森对作品命运结构的精雕细琢。

从林森《关雎雎鸠》《暖若春风》中对风暴结构的命运处理，我们能觉察到他书写的整体性倾向，他赋予作品的命运、书写的命运，都使自身与书写的命运之间构成整体性的命运趋势。这种命运的整体性反映在具体现实中，是以巨硕的精神权力对抗平庸之恶。小说中所呈现的历史现实，不是世俗权力以恶制恶的用惩罚和暴力与恶斗争，以维持某种外在的社会秩序。林森不相信这种外在秩序的澄明性，他不承认这种外在秩序能表达绝对真理，他执意通过内在的由书写人与海的命运而生出的精神力量，也就是使恶不仅受

制于外在的秩序，而且彻底臣服于善，去实现绝对真理。故而，小说到结尾都是归于善力量的绝对制衡，使命运都顺利抵达神秘的平静。

## 科学神秘主义

我们在通读林森作品时可以发现两种情绪，一种是内里情绪，常常出现在小说产生风暴结构的线索处，它是腺体物般的神秘，贯穿在各个风暴结构之间。一种是外部情绪，它显现在对文本结构的精妙配置上，它是逻辑式的科学，密布在整个文本的关系链之间。因此我们可以从林森小说中识别到科学神秘主义的魅力。

需要提醒的是，我们在读林森短篇小说时可以常常涌现出这种科学神秘主义的感觉。神秘，意为作品中所隐藏、隐蔽的信息需要通灵者般的直觉方能体会，它能够使人获得与作品中人物的精神或心灵之力相互穿透的仪式感。通常，人们所说的神秘主义包括诸多经卷和主观验证方法，但这些方法论在读林森作品时都是失效的。你只需要从文本的一开始就紧扣人物情绪的线索发展直到文本末尾，就能从中细察到巫术和占卜还要秘密愉快的通灵感。这里神秘的知识被认为是来自于原始古老的智慧，神秘的自然力被认为可以用来控制环境和预言未来，而有这种能力的读者通常在读到林森短篇小说的一半时，就能预感到其接下来的叙事顺序，但林森往往出其不意，用情绪线索穿出的事件、人物动向却是带着海风的突如其来。我喜爱的罗马尼亚籍法国哲学家齐奥郎将此视作“密契主义”，这里的密契更多是指人和上帝之间的交通方式。密契就是密切契合，密契经验即感觉自己的灵魂与一个至高的精神实体相契合的精神经验。我们在读《丁亥年失踪事件》《我特意去看那条河》都能与小说中主人公产生密契。

在短篇小说《我特意去看那条河》中，“我”作为记者，就是被某种密契招致到小镇去的。“我”被邀住在镇政府大院的小招待所里，与诸多女性(现存的、回忆的、隐形的)发生着不同关系的故事。但无论这些女性的出场如何重要，都是在为河的出场做准备，情歌(四月的夜空，出生的地方，村边流着一条南渡江。东去的流水，一流去不回……草倒是因为风吹……木桥上谁等谁?)是让这个故事前行的风暴结构。小说叙事非常缓慢，但又迫切急促。“我”几度要离开小镇，却始终被某种神秘的密契拖延着，直至所

有的迷雾渐次升腾。作者对“我”的谋篇布局、情节处理都非常科学严谨，而其科学性也即是让小说成为读者身处其境的真实性。

小说中的科学真实性，是让小说的文本结构呈显自开自合的不二法门。林森已出版的短篇小说几乎全部属于风暴叙事结构，即在文本正常运行的过程中，突然出现一个旋涡，一个带有标记性的挽结，要穿透和解开这个旋涡与挽结，就需要仔细辨认密布在行文中的科学逻辑结构。林森的短篇小说结构可以印证奥地利科学哲学家波普尔的观点，他提倡真正的科学精神，提出科学的划界问题，认为科学与非科学之间没有界限。林森酷爱谈论科学，并在小说中熟练应用牵引逻辑、铺垫逻辑、陈设逻辑、并叙逻辑等诸种逻辑相克相生的科学实验。但每每在结尾处会走向科学的神秘——非科学的文学生命中。

## 结语：林森岛

在这个冰天雪地的寒冬腊月，我在西部码头兰州读着林森的诗集、中短篇小说集、长篇小说，不断地陷入到东西方文明碰撞、中国西部与中国南方文化比较的深海中，但我尽量克制不去做文化比较研究，而是深入到林森的具体创作中发掘其文风脉络、书写纹理、叙事机制。林森出生生长在蓝冷冷、哗啦响的海边，则出生生长在干燥的中国地理版图的陆地中心。我只能竭尽全力从阅读过的西方海性作品中寻找他们的共同点，但无论我如何进行思想性嵌合，林森都是一个单独的文学岛。他糅合东方古典传统的文学气质、西方现代性感伤文学格调和海南特有的风暴诗学结构铸造了一个生命合体，这个生命合体就是林森岛。这岛上已经活起来的人们比如许飞、陈可樱、叔公、老潘、黑手义等还在自己的命运中挣扎，岛的疆域却在不断壮大。从海南林森岛到兰州苏明堡有漫长曲折的路程，其中会经历世界上全部的风景和气候，而因着这种书写的接通，岛与堡在时空的暗涌中对话：且看那个深在的他者以旋持之手铺排大地上的中心风暴，并用命运之笔蘸着海墨写下叙事，他终会把一切喧嚣带走，又把缓缓暗涌留下。